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録卷之二十一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韃靼

二十一年夏四月虜自大同由左衛吴家入掠馬邑朔州歷大原汾州抵平陽復掠平虜諸處而出先是虜寇寧武偏頭關副總兵李瑾戰于劉海莊不利十八時警報迭至以爲虜議掠太原以南于

是巡撫都御史陳講上議曰西北邊鎮莫重宣大
三關國初急宣大而緩三關以大同足蔽三關也
今時則異矣故必急三關急三關必增戍增戍必
先設險夫鴈門有勾注之險偏頭有老營之扼故
增戍必自寧武始陽房口者朔州之大衝也往年
虜寇由之臣㕓籍山西民壯夫力而濟以郡縣贖
金城是大險不三月可就從之于是起陽房口經
温嶺大小水口神池蕎麥川至八角堡悉城凡百
八十里且築且斸土石相半年二十虜寇寧武由朔

一州入至王野梁副總兵丁璋遊擊周宇以兵禦之時璋已得疾乘板輿督戰甚力與宇俱死于陣以樊繼祖總督宣大偏保軍務與銀九十萬兩又起翟鵬總督京城南面山東河南軍務繼祖虜至不出縱其深入山西遂至省城又越而南殺掠人畜萬萬計囊總出關未至塞上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甚 十一月令侍郎張漢賑山西被虜郡縣 二十二年二月言官交章劾繼祖竟不罪得歸田陳講史道爲民宣府大同總

兵王陞白爵侄羅官鵬亦召還京　是月虜掠蘭州　三月邊臣言虜且至又以鵬總督宣大偏保及山東河南軍務　五月時宰悪鵬直遂會鵬乞兵粮内批罷鵬革總制官專責大同宣府山西保定龍大有楚書劉臬劉隅四巡撫　五月右清紀郎周鈇言虜必再至乞早為防禦計謫鈇廬州府知事　六月虜酋吉囊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駐威寧海上俺荅糾數酋經朔州破鴈門掠太原京師戒嚴七月復鵬提督宣大偏保山東河

南軍務舊總督止節制宣大今三關不支詔鴈門偏頭寧武悉聽節制
上出賞格擒斬俺荅賞銀千兩陞不次他酋三百兩
陞三級時俺荅清台吉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各
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
邑時鵬未至我師連營莫相攝觀望不肯戰縱賊
深入殺掠人畜萬計且歸偏帥張世忠等自候城
村起營盟約諸將躡屬力戰諸將閉營不相援賊
見世忠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
世忠被箭傷累瘡下馬四面步戰賊亦窘會矢火

欒書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
國憲天刑寧汝逭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
巳至酉賊見我無援力竭遂躪我營世忠頭中二
矢墜馬死張宣張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曾五
等力戰宣臣并死虜自代州從廣武站出關去虜
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凡掠十衛三十八
州縣殺虜二十餘萬牛馬羊猪畜二百萬贈世忠
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十兩仍祠祀　時刑
書急議築京師羅城興役九月給事中劉養直力

言不可遂止

按吾學編云十八年二月虜酋青台吉哈剌台吉那林台吉皆屯牧塞外時時掠宣府總兵江桓竟不出刼難十二月虜入宣府深井諸堡逮總兵江桓下詔獄十九年三月虜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萬計總兵周尚文駐兵青秋原虜退以捷告虜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得我神鎗銃砲千計芻粟牛羊萬計掠一婦人往時虜多掠婦女近數年乃掠敕諭

火器遇婦女輙殺不掠四月風霾旨下兵部議防邊方略言官交章劾兵部尚書張瓚貪鄙誤國不聽七月虜入宣府塞大掠至蔚州盡破其關廂堡塞殺人盈野總兵白爵遇虜于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冒遇虜于馬連堡又敗先是大同叛卒逐出盡走虜中虜擇便捷輩多與牛羊帳幙令爲僧道乞丐人詗我邊西至甘凉東出山東或入京師凡地理險易兵馬彊弱撫鎮將領勇怯利害盡告虜酋吉囊俺荅至是二酋分

進入塞大同軍顧與虜約無掠我人畜我亦不
復阻若虜喜齧指折箭去至秋竟越大同抵鴈
門度寧武入嵐靜交城掠殺人畜萬計大同軍
有得虜掠我輜畜名買路錢大同巡撫史道總
兵王陞幸無事若不聞聞亦不問大同宣亦驕
悍不用命宣府總兵白爵調援亦不肯戰虜益
無忌顧且欲攻鴈門山西撫臣陳講告急大同
撫臣史道竟匿不以聞是月陝西總制尚書劉
天和率精兵九千駐花馬池虜數萬入安邊定

邊塞大掠固原撫按羽書沓至天和爲虜隔逾月奏不至既而告捷言斬虜首五百卒張奴兒殺吉囊之子虜諸酋大哭遁去加天和太子太保敘一子錦衣正千戶陞賞三鎮文武吏士千餘人張奴兒陞世指揮僉事內閣以謀謨帷幄夏言加少師翟鑾少保本兵以曲盡方畧坐收全功張瓚加少保敘一子錦衣衛副千戶觀此則各邊之弛兵養寇非一日矣皆由朝廷之賞罰不明耳噫此所紀與前稍異

初偏頭關置副總兵官寧武隸焉論者以偏頭數
警副總兵權輕改總兵官時山西撫臣虞于內突
又請移駐寧武以便援應寧鴈從之鑄印建節於
是三關稱鎮峙于宣大矣

尹耕曰夫國初之經畧邊鎮也以宣大偏頭爲
極邊是故宣大置總兵偏頭置副總兵所謂重
之也以鴈門寧武平刑爲內邊故但設守禦所
守備官視彼爲稍緩焉寧武之數擾則大同之
失守爲之也而乃移偏頭之兵將于寧武斯不

為全筭矣於戲京東之外鎮薊遼陽也京西之外鎮宣大偏頭也京東之內險山海也京西之內險居庸白羊紫荊倒馬鴈門寧武平刑龍泉也外鎮以屯重兵進與之戰內邊以嚴隘塞退爲我守斯其畫一之論乎

翟鵬言大同有五堡北邊必事五堡能禦患者以恃溝壘也則五堡而東而西顧不可乎今議自鎮邊堡而東至陽和後口鎮何堡而西至老營堡鑿爲長塹其間山險不可鑿處不過三十餘里量爲

斬崖修墻從之乃鑿長塹

按設險有三道曰垣曰塹曰窖而已築土爲防曰垣鑿地橫亘曰塹閒鑿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掎伏曰窖夫設險以止虜驅其傚于秦皇乎秦王起遼東至臨洮爲長城所謂垣也而曰塹山堙谷則亦塹窖之始也夫天作高山以爲華夷之限人于其有餘不足者少損益之斯亦裁成輔相之一端也而論者懲于秦失執不肯舉是非膠柱之談也邪

置分守大同南路叅將駐應州屬以渾源州懷仁山陰廣靈靈丘縣六城城靖虜諸堡長塹既成總兵官周尚文議于塹內城滅虜靖虜破虜威虜寧虜五堡招募邊人爲軍墾地資養堡置把總指揮統之後復城滅胡破胡殘胡敗胡諸堡布列塹內

秋七月宣大二鎮兵乘塞舊鎮兵皆團操鎮城有警出戰後虜患漸熾亦往往夏秋之間分駐邊堡謂之暗伏至是總督鵬及撫鎮建議入秋悉令赴塞畫地分守謂之擺邊入冬而罷　七月郡兵

永鴈門塞國初設有大邊二邊俱于西北極境故宣大建大將屯重兵號曰鎮三關惟偏頭與大同接置副總兵老營堡遊擊其鴈門寧武比于內地雖設防戍步卒而無馬兵亦不置叅遊將臣至是以虜連南下大同不能捍蔽于是山西建議制回大同協守班軍增置叅遊將臣徵集內郡太原平陽遼沁民壯借倩屯夫弓兵悉集三關以次布列分地畫守

按此所謂內邊之戍也豈惟山西河南山東俱

有班戍真保順廣之間塞後不休矣于是大河以北無息肩之期而兩鎮運百數十城有棄置之恐矣其時後有築堡之役杵聲遍于中原農事廢于南畝於戲不以戰為守而以守為不以塞為塞而以內地為塞斯畫也失之遠矣使大同失守山西內邊八百里之間弱兵僅四萬餘其能遏虜之入否也虜所垂涎多在山西不在大同三四年來大同幸不潰彷山西方有守是故守大同者守山西也

虜寇大同總兵周尚文禦郤之斬五十餘級內一人金帶錦衣其酋首也　十月北虜寇膳房總兵官郤永督參將祁勛禦之永既素無紀律勛復貪縱士不用命虜遂潰垣而入永懼合五戰鋒一副總兵兩遊擊三參將之兵尾虜後虜過蔚州聲言南下遂抵廣昌攻破三家村堡殺擄三千餘人紫荊震動會虜馬疲拔營歸而五戰鋒之師值之戰鋒官李彬戰死餘奔山陳師自遁獲免初虜以太原殘破平陽塗遠又連年入寇皆于秋初雖犒牧

田野而不利霖雨故謀東入且于冬深又用馬馱草綑長数丈曰嚼馬而飲之水可支数日既至蔚叩南山見峻隘不敢入乃西出紅沙坡路坦而遠凡五日乃至廣昌虜酋怒欲斬鄉導者乃急攻三家村會食而退時紫荆初掣備故論者以爲非蔚南山峻隘幾致大失云或曰鄉導者即叛賊王三也五戰鋒官李彬董暘李塘張忠江瀚皆以罪人拔用時設有戰鋒營

按郤永以鎮兵九營從紅沙坡尾虜後虜五月

甫達廣昌人馬饑疲乃急攻三家村鎮兵在後
無能捄也村破盡殺所獲食之纔一飽而已乃
拔營還而戰鋒兵偵之獨李彬搏見殺餘四營
登山以避虜亦决去不之顧故土人曰不斬卻
來則三家村之憤不消不斬四戰鋒官則李彬
不瞑目也

二十三年三關既設官增戍如兩鎮于是巡撫曾
銑建議大城鴈門長城自老營堡丫角山至平刑
關東八百餘里銑又以鴈門新寨高厚過于寧武

于是復增築寧武者如鴈門調各鎮兵至大同防
秋時虜酋遣我叛人至京師入兵仗局習伏即機
鋶獲誅之遂散各鎮防秋兵
叛賊王三大同人犯罪逃虜中以中國虛實告虜
且教之深入數爲虜鄉導連歲犯太原平陽及聲
言入寇真定臨清皆其謀也詔縣賞購之是年寇
用虜衆過東城三以數十騎叩水地堡自呼其名
曰我大同人也速飲我酒時大同叅將張鳳兵駐
堡中堡人劉伏玘者老矣私謂其子曰即禽是張

在堡必不破也乃具酒餚餉以獻時三巳醉饋矣
玘頓首示懼三麾其騎令郝玘復懇以畏刃三見
其誠且巳老易之解所佩擲遠地稍前就玘玘佯
酌酒拉之入堡堡人皆鼓譟登陴鳳亦令士卒舉
砲虜騎立視良久去于是撫鎮檻三致京師伏誅
二十四年二月兵部侍郎翁萬達督大同軍務時
邊方多故軍政廢弛總督之任值者推避萬端達
聞命即至其謝疏曰方今地方邊事之故借箸難
詳將來設施措注之方掣肘是慮覆車當鑒易轍

乃行欲持求安必畧近效識者傳誦以爲名言三
月併民堡邊方村落多民堡緣役起閭閻謀鮮周
容亦有一鄉數堡一堡數家者又素無弓弩火器
虜入守空陴坐視恒有陷失殺戮動千數百人至
是總督軍門下令合併其孤縣寡弱度不可守者
廢之編其民于附近大堡協力拒守每堡擇才力
者爲堡長次者爲隊長堡長得以制隊長隊長得
以制伍衆立法曰守陴之衆每五十名爲一隊每
隊奇正各半隊長二人一統其正一統其奇居常

則人守一陴奇正相間一方有急則三方應援奇者赴之正者擶守每隊爲紅黃二旗隊長執之以分其衆爲方圓二牌堡長收之以調其奇又多造火銃飛砲佛郎機之類分給堡寨

按此督府經理民堡使自爲守也蓋嘗聞虜之攻堡矣聲其諸處而掩其一隅誘之策應而乘其不備鄉民無遠識定守往往攪亂以墮其計奇正相間一調一守規畫密矣

六月翁萬達以近歲偷玩盤詰鮮實奸細得行爲

虜耳目虜入道里必知至有殺掠時呼人姓名者于是下令詰邉且督諸將分遣間諜往來塞外多方邏徼于是境上始嚴虜莫能窺我虚實矣　七月大同宗人充灼謀反伏誅充灼者和川王府奉國將軍也素淫縱不事産樂與諸里市惡少酣飲呼盧以夜繼晝禄入恒不給生計轉難然敢為大言諸惡少復諛和之且曰豈有椎俠如三將軍而貧者邪灼行三稱三將軍或謂之和三將奉國將軍俊桐俊臬俊榡及中尉俊柝充爀充爌亦酗酒

無行灼皆與之善爲惡揣相呟嚇有大雷公二雷公大六十小六十八肥頭道大稀毛諸稱禄給入則群飲于市使酒刃人不給則時時刼掠民間于是大雷公諸名聞者饜額矣每爲人所陳訴當道以其宗人也啓代王戒治之不悛以此亦怨代王二十三年知府劉永以憂歸灼輩禦之于門刼其裝撫鎮以聞詔奪禄由是益横肆已而灼快曰丈夫舉大事則富貴由已而以掠数錢爲罪邪俊桐輩皆應曰善時有羅廷璽者與汾州民王廷榮相

交喜素以左道惑人而癸巳之變諸叛兵所遣入虜曰衛奉者尚漏未誅或告灼曰羅廷璽有神術移天拆地衛奉知虜中要領有急可使于是灼使人召羅廷璽衛奉皆至與俊桐輩歃血盟羅廷璽見灼僞大驚伏謁稱臣喧于衆曰吾夜伺其息晨望其光貴不可言乃復糾二狂生造飛語危言刻天師將軍通侯印相署置議遣奉使虜曰兵分三道一入陽和天城一入左右衛令酋長至鎮城下而已開門應之徐以兵下平陽自立爲帝旣又曰

策我舉事可萬全遂遣衛奉賚金幣使虜諸王市悪少以火箭燔芻場于是渾源山陰右衛平虜諸芻場同日火先是總督侍郎萬達以大同素反側時時駐節安集之一日暮抵應州有書生叩馬曰願有謁及間曰大同宗人可慮也問其詳不對督府揚言曰生狂妄語邪既而至鎮城私與都撫詹榮定計榮曰此地易搖今反側子甫貼席一有所問則呶喧矣惟靜定以討虜之督府曰吾意也夫鎮兵邇來無不感國恩

者吾輩又日教閱撫循之可用也即宗人有草澤
謀易與耳但當慮其北走于是召總兵官尚文諭
之曰君知虜諜能入吾境乎曰知曰然豈無我不
逞者入虜乎天象人事殊可畏也且君不以私人
容布境上而但求于案牘叱咤之間悞矣尚文乃
懸賞曰得虜諜或私出塞者國典外給百金不三
日而詰邊之令偏矣時衞奉輩自虜中返語灼曰
巳見虜酋察罕兒令製旗往北兵至城下揭旗爲
信灼大喜製旗又令狂生爲表許以大同爲賂且

曰吾有天下自居平陽大同以畀批朝不設兵戍也付奉使與其黨劉大濟王儒復往奉曰當道何故詰邊灼曰六鍋塲同日火彼安得不詰邊求奸細邪决計遣行而令羅廷璽至汾州約王廷榮爲內應使潜爲火器諸不軌物以俟奉等至塞遇墩軍詰則曰總兵官遣哨料者咸不之疑次日至鎮河墩詰對如前遂出塞抵榆樹灣遇雨出諸物暴之而尚文所遣邏徼周現輩至鎮河墩詰墩卒近出塞者曰昨有数人當未還現等私謂曰無遣人

而曰遣豈虜諜邪群走追之至楡樹灣奉等尚在
行取反接之得其旗表諸物于是總督萬達具論
灼等反形已具無可矜疑且言近時虜患殊異往
昔所以不能大得志者以無內應耳充灼欲爲內
應悖慢不臣使其謀獲售禍且滔天將不啻君寘
藩之于寧夏宸壕之在江西也詔械繫京師初
上意不忍置法踰年廷議再具遂伏誅狂生張文博
李欽皆鎮城人
按此大同三變也籍重地以畜不軌非覬比于

陳豨援外寇以肆中陵致毒同于韓信而許賂重藩稱臣醜類文敬塘之遺宄也狐踪未布雷斷即施是固天佑聖朝君或啓之而督府之思患預防撫鎮之矢心戮力功真不細也哉夫以明宗御世而敬塘有賂地之謀敬塘在河東而張彥朝有蔚州之叛盖自信豨以來畜異謀而不獲逞邊塞之人垂虎口而得更生伐謀之功止見今日也

秋七月須宣大宋塞節度總督侍郎翁萬達疏曰

當今之急宣大宜以戰爲守擇要而屯兵諸關宜以守待戰畫地而聯戍數年以來各鎮將臣力主擺邊已成故事驟焉更之百爲未備群志未同譬若理絕急之則亂故因事而稍爲之通補偏而救其弊下惜勞費兼用恩威庶先聲可以懾人伐謀足以制敵乃下令分布諸將定所將多寡擺守遠近及諸擺守節度使有實效迨至是邊兵始知軍令云八月犒宣大乘塞兵往歲乘塞兵必有犒然罷役始給頗稱後時總督萬達具奏曰賞以酬

勞亦以鼓勇方其入境將有事于戰鬪之時因而
勞之彼當懷挾纊之恩思敵愾之義設有謾期及
兵羸弱則斬勿全給固亦寓激勸之微權也若役
終畀之則恩先之意竦風勸之機昧矣又曰均一
賞也與其後時而無益孰若先時以勸勤從之
虜寇宣府膳房堡總兵官趙卿禦却之鐵裹門鷂
鴿峪之役虜敗衂出塞督府乃馳檄諭總兵官趙
卿曰是必移兵東寇不可不備已而虜果至膳房
堡卿督兵禦却之虜益東卿亦益東至張家口復

仰塞攻不利去　九月乘塞兵還鎮二十三年乘塞兵甫罷寇至于是當事者不敢主罷戍邊塞寒苦秋深凜烈總督侍郎萬達奮然曰明主可為忠言要之雖噎無廢食也乃上疏曰國家禦虜四時不輟備而獨曰防秋者以秋高馬肥虜時深入特加嚴耳然往者罕調客兵且不乘塞近因賊勢縱橫二議遂作勞費數倍已覺不堪又自夏徂冬聚而不散是非用武之經可繼之道也夫客兵承調去家一二千里主兵擺邊遠者亦不下三四百里

朔風凄肌饋餉不給鶉衣野處龜腹徒延設有脫
巾之訢何以懲之夫使之不以其時散之不由其
舊雖有不可測度之恩威而竄者逸者自一而十
十而百百而千萬將不可禁也彼時盡制之法則
太苛遂釋其辜則啓玩萬一不忍饑寒不俟命令
哄然解去所損豈其微哉故乘寒兵入冬不可不
罷也然臣所謂罷謂罷異鎮客兵及遠地主兵耳
至于本路土兵則仍其舊邊事有常存警不廢前
歲一報擊兵諸防悉解事起倉卒束手無措臣以

爲未可與今日同論也于是乘塞兵罷還鎮十
月勞宣大總督侍郎萬達勅旨有鐵裹門鷓鴣峪
陽和川諸役爾萬達躬擐甲冑督厲將士始伐虜
謀繼收戰績盡心體國功可嘉尚諸語先是歸正
人至境上敫軍以爲奇貨往往執殺僞首功遂有
南望號泣不敢近塞及乘間竊入被執抵爲虜諜
者總督萬達曰首功賞重招來賞輕小人惟利是
趨其勢必至殺降以邀重也乃議定招降賞格曰
遠哨人于大邊外招降人至者從男子與五金幼

弱婦女三金同行人衆壯男子每一人遞加三金至三十金幼弱婦女每一人二金至二十金墩卒幇送者壯男子三金幼弱婦女一金同行人衆亦遞加有差須布諸鎮路行之于是一年得除口数千百邊人曰是不惟全生命而革僞級借官禄亦鉅萬也

按被虜之人本我赤子一陷遐荒永隔天日萬死爲謀竊命南竄此其殘喘驚魂可爲流涕者也登我垣塞如覩所生而兇悖墩卒殺之以規

利貪淫將校縱之以邀功夫禍莫大于殺已降而况歸正人乎逆天招災爵仁干憲至是極矣

督府賞格一頒咸保生活其斯爲陰德與

城鎮羌四堡弘賜諸堡既立鎮城賴以藩障至是巡撫大同都御史詹榮總兵周尚文復議于弘賜諸堡之北添設軍堡以相犄角城廢水口堡改名鎮羌廢宣寧縣改名拒墻廢亂草營堡改名拒門又于滅胡堡北增築拒馬堡各募軍屯守鎮羌拒馬設守備拒墻拒門設把總指揮統之

按此所謂塞外四堡也險以漸增地因時闢善矣然守塞之道長城以為守而必資敵臺之助敵臺以為助而必賴內堡之援故臺必麗城堡必近塞防秋則步卒登城騎兵飼秣于內堡掣警則戍軍還鎮墩卒瞭望于墩臺今四堡置于外屯戍已自孤懸長城限于內矢石不相援救故近時虜不能穴城則每每垂涎于四堡也然則如何曰我力不足則移四堡以近垣我力有餘則城外邊如內制斯當有從宜之畫乎

初自十九年至二十、一年之寇率由朔州南逼鴈門當事者遂以朔州爲要衝總督開府其地侍郎㒷逹至乃曰朔州雖虜故道今大同重屯兵三關新築垣虜知之矣且太原諸邑已殘破虜必舍置是大二十三年之寇虜不利紫荆不及掠洪蔚故今有犯必陽和志洪蔚也且總督以宣大爲名朔州倚于一偏駐朔州是不恤宣大也陽和居宣大中其鐵裹門水峪口鵓鴿峪非得勇將守之不可乃移府陽和以翼蔽宣大又增設鐵裹門諸隘戍兵

至是報虜騎近塞督府曰是必先陽和也宜急之守將張鳳者故大同西路叅劉伏玘禽叛賊王三鳳時駐其堡後與伏玘爭功獲罪發督府立功自贖磁人王邦直生而竒異驕勝多力號千鈞慨然有請纓之志以臺諫薦兵部檄送督府時復有羅任總兵官張達總兵官王昇子國順乍貢成諸張霆儒士尹秉衡降者火力赤勇士王萬臣輩咸以自效至督府皆厚遇之知鳳達有立功志數言激之又知邦直忠孝人也待以殊禮引與共坐論邊

事至夜分乃罷于是諸人咸大說邦直時時語人曰自邦直之至軍門也謁使相三人矣無如翁公推赤心者邦直不難一死以報知巳玆其所哉及是報有警督府分諸人爲二部達將左部尹秉衡張霆佐之火力赤及千戸烏馬勛輩爲之鋒鳳將右部邦直諧佐之國順國臣千百戸李瓚劉欽李尚倫輩爲之鋒檄曰達秉衡援鐵裏門鳳邦直援鶺鴒峪且曰二者可守虜不足憂矣二部以其夜至臨既而虜果寇鐵裏門達秉衡挽强弓射却之

虜益攻盡日連秉衡力戰不為撓多發毒火砲秉衡善冲箭袖箭長尺許發以竹筒剽疾而深入中人騎皆沒羽虜即得箭箭短不及絃無反也相駭顧以為神乃益合衆攻鶉鴿嶺鳳邦直亦射却之虜復至衆欲稍前鳳不聽成諧呼曰爾自守死地雖足拒敵而難以獲功有如虜至遙山下絕汲道不坐困乎虜鋒已剉直前搏之可走也遂躍馬而進邦直等繼進鳳語邦直曰前有不虞柰何邦直曰虜如可畏雖不前能舍我乎且成生行矣當如

之何失成生無以面軍門也既而虜大合鳳邦直分衆結方陣拒之射皆命中虜初突圍順發七矢斃其七騎後又斃其一酋虜痛哭謀解去已而憤曰南軍不數百我以數萬返何以復軍乃益合圍而鳳爲所殺于是有勸邦直潰圍出者邦直撫膺曰吾誓以腔血報軍門有奔北乎且鳳死矣吾不忍獨生會夜復衝突十餘陣比曙皆困憊不能戰而死者且半邦直遙營視嘆曰得至午援兵當至虜雖傾國來吾足禦之矣會虜以馬相聯繫驅之

前而步繼之邦直奮擊已數十百人而馬至者死者擁遏于前不能遠奮乃棄其大刀提鐵簡四面擊漸擊漸困憊一虜自馬腹下鋼𠜱至手其膝邦直知不免大乎曰天也拔佩刀自刎虜群斫之于是死者百餘人虜憤所殺傷多皆剖腹實之以石是役也鳳邦直雖死而虜殺傷幾五六百人歸正者言虜共舉大刀羨嘆之每食必祭曰大刀那顔云國朝自永樂北伐之後勇奮中堅威震北虜推是舉云虜得入鵓鴿峪遂南下刻紫陽和川總督

萬達開虜入曰噫邪直死矣乃自督諸軍出陣而遣勁騎伏白登村白登村者虜掠洪蔚必由之路也檄總兵官周尚文曰急捉兵自二邊遮其歸吾拒其前爾邀其後虜可縛也是曰虜以精銳向我軍置陣銳首督府令開壁門中軍振鼓作樂不之顧而潛伏死士于兩腋令曰虜即壁砲發兩翼橫衝斷之左翼拒外右翼拒內而又偃諸炮及毒火銳敉重于壁門虜不敢犯移陣還營兩翼追之幾造其壘周尚文得檄馳至陽和山後計曰此去陽

和六十里夜不可進須曉恐不及虜連戰疲矣可
先聲懼之令喊于軍者三時靜夜風猛聲聞山前
于是虜大懼雖我軍亦以爲尚文兵即至也四鼓
虜拔營遁我兵追出塞不及而還于是陽和一禾
一畜無所失遺盖虜戰鐵裹門鵓鴿峪已有懼心
而中軍之堅壁應兵之時至幾成大捷故論者猶
以尚文先聲爲漏機然死寇不過亦兵法也

按是役也策之于數月之前應之于瞬息之際
虜即倏然宵遁矣於戲謂伐謀非上策可乎或

疑督府親駐戰塲與虜角爲非大帥之體則又
未審于事勢緩急大臣不避艱險之義矣
詔勞巡撫大同都御史詹榮陽和之役飭備發援
鎮人賴之總督萬達上言詔賜勑獎勵二十五年
春三月築大同長城初總督鵬議鑿長塹後撫鎮
漸築城垣及增築靖虜五堡滅胡九堡鎮羌四堡
大同西北號爲重障至是總督侍郎萬達集都御
史榮總兵官尚文議曰塹可塡渡且不利拒守故
必城長城長城必有臺利于旁擊臺必置屋以處

戍卒近城必築堡以休伏兵城下數留墻門以便出哨且曰白陽和至宣府李信屯舊無城者也自丫角山至陽和舊有塹或城而不固者也于是議通築補故創新凡三百餘里敵臺墻門稱是增築保安堡設兵戍守又多築土堡于内以屯伏兵

按近来邊患大同為劇弘賜五堡未立之前十之八九丫角以東築垣之後十之五六陽和天城悉垣之後十之一二且大同地形平直山險少于宣府又無孤縣突出受敵之所若獨石然

者夫地平直則道里易通策應便宜少山險則城以土築不虞剝削無孤縣受敵之所則旋折逶邐不相遼遠此大同之邊所以可守而併守之議爲有眞見也但城必有臺而詰察之令當嚴堡必近塞而占著之畫宜講詰察稍失嚴則秋深休戍之後窺伺可虞占著無定畫則連年徵戍之勞無時獲已於戲可遂以爲已安而不之虞邪

宣府長城歲久傾圯先巡撫都御史楚書王儀奏

請脩繕西中路者然未詳酌事宜審畫形勢又規制不定督驗失嚴間有要而見遺繕而復壞者戍守病之總督萬達既建議築大同長城敵臺暗門悉有定制復自計曰宣府西中路與大同西路接境若舉此失彼則遺虜入矣且宣府諸路地形夷險隣虜遠近者各半今縱未能一舉大成以全形勢而于其夷且近者安故守常莫之事事幾何不厚悞軍機邪乃具議曰西路張家口洗馬林西陽河諸處宣府最急者也中路葛峪常峪青邊羊房

趙川東路永寧四海冶諸處宣府次急者也其餘比東路諸處則又稍緩者也最急者宜督軍夫舉役次急者以待秉塞之兵又援者留俟他舉審明量力期于有成而已又曰版築之役全在得人經營得失之間非止費用省濫視以為差而稽其成功相去且十百千萬矣臣以一人兼總四鎮戎務散湊灣領煩猥耳目心思多所不逮乞勅撫鎮諸臣暫輟他務注意邊防必期費省功倍一勞永逸也從之

按此宣府長城之築爲始條理也何始于此曰
子俊徃年之役爲制頗疎書儀近日之舉不稱
其實盖至是始以地險爲戍守之資城臺爲地
險之實西路之塞舉矣
夏四月定西路戍援節度時長城之役宣大並舉
西路洗馬林西陽和者兩鎮接境也始大同長城
議自高山口遵山麓而東至水磨口又至李信屯
以與宣府接雖土地平坦易城而界西陽和于外
廵撫都御史孫錦曰是棄西陽和也堡中生齒數

千家膏腴地且千頃推而遠之無乃不可乎然使
大同邊北出不界西陽河于外則山險中斷應援
不便大同以為爭持議不決于是總督侍郎萬達
下教曰地不可棄兵必有援狥宣府疆域而置大
同戍卒于絕地是不恤大同也便大同應援而置
宣府西陽河于境外是不恤宣府也若地狥宣府
兵便大同是為兩得乃修邊自水磨口而東北踰
山至馬頭兒地又度滸而北至宣府鎮口臺邊戍
屬之大同而以應援責之宣府者令曰居常戍不

備罪大同有警而宣府西路不以兵至墻下應援者罪宣府議乃定由是西陽河人喜不見擯歌舞稱慶而大同戍卒知宣府應援之兵容邇亦恃以無恐是舉也識軍門紆謀幾兩失之
五月大掄各邊將領給事中李文進御史趙炳然上言將必得人斯無僨事宜下總督巡撫考察將校上自參將下至把總官人加品題定其黜陟于是大掄
六月宣大被虜人畄多言虜忿于鐵裹門鵓鴿峪之役行且入寇俺荅不孩已悉衆渡河而

東于是復徵客兵凡五營至總督侍郎萬達上言曰殘虜遊魂不忘南牧民貧費侈勢不獲已乞嚴河南山東防秋兵省其財力以給邊鎮時論然之城松樹君子堡宣府北路號稱孤懸北路諸城馬營爲要馬營北舊有二堡東曰君子西曰松樹在兩山之間南通馬營土極平饒多警以來堡棄不守先年翟鵬曾議修不果至是萬達城之置把總官　遊擊將軍呂陽北路叅將董麒出塞襲擊李家莊諸虜敗績初督府議曰宣府所急者西北路

比路雖隣李家莊鼠竊虜耳故邊後始西路次中路今歲分布諸將署陽屯新河口麒留本路陽比發請于撫鎮曰必立功以報國撫鎮壯之至是陽與麒出塞襲擊李家莊虜斬三十餘級而還會大雨虜追及兵不能戰遂敗麒懼先入塞陽亦間關獲免守備陳勳死馬諸騎兵死者百餘人于是軍門論陽作偏負功廢謀輕舉麒見虜先回不援後拒悉抵罪　八月虜寇雲州赤城守備易綱戴綸及陝西遊擊將軍陳言擊却之時西中路長城成

虜莫能犯乃伺北路會北路兵集西偏助役虜遂由青泉堡入寇綱雲州守備也聞警以家丁數十騎馳至永鎮堡據險與虜對射虜疑有伏不進先是督府令延綏遊擊陳言以一軍駐北路近地曰備北路緩急至是督府所遣督陣官趙昇呼曰北虜不通大舉者恃山險也稍緩虜出險矣言乃介而馳虜望見兵至少却綱因馳入言軍請身爲先卒言喜遂同進戰凡數合虜皆北綸赤城守備亦以家丁邀虜虜奪被虜人口牛馬同言綱追虜出塞

還是役也綱綸皆以数十騎赴戰而言兵與虜人
合者數故土人稱綱綸二校勇延綏兵喜野戰云
九月宣大乘塞兵還鎮總督侍郎萬達復上疏曰
沿邊城堡額設官軍四時皆防者常戍之兵也遠
地調集主客相參步軍受陴軍馬列營者防秋之
兵也防秋之兵秋盡而輙此自常規邊臣懲二十
三年之後過為疑慮將領以委撫鎮撫鎮以委總
督然臣愚不敢猶豫持兩可者誠以閫外之寄有
不得而辭也夫遠戍軍士與土著不同冬來衣粮

不便饑寒切身雖父兄莫能令子弟欲保其必不解散必不死亡臣不能也然虜方衆強草枯氷結欲保其必不出沒必不侵犯臣亦不能也所恃者常戍之兵各有信地能存警戒日若臨敵即不資異鎮之兵亦足以自防矣于是罷還　十月初議併守國初以宣大爲重邊建將屯兵號曰兩鎮自十九年之寇大同失防太原告急始添置太原寧鴈汾潞兵將繕紫荆倒馬平刑寧鴈邊隘至秋徵兵防戍如宣大號內邊由是山西無寧日而比直

隸山東河南之間搖動不已總督侍郎萬達恒曰宣大宜以戰為守腹裏宜以守代戰又曰山西不籍蔽于大同大同不需力于山西討兩失之又曰擺守撫險步兵日危列營歷時客兵日費二弊不去終負國家也及是山西巡撫都御史楊守謙議曰山西外邊自丫角山至大同僅七百里其內邊自丫角山至平刑關則八百里今以六萬兵既守外邊復守內邊兩不獲固請與大同共守外邊夫山西兵六萬有奇大同七萬有奇合諸路客兵計

十五萬有奇今丫角以西陽和以東城垣足據需
兵不三萬人中間僅四百餘里而以十二萬衆守
之無不固者守邊之時量與垣役不三閱月其土
可完則客兵可以漸掣供億可以大省矣督府得
之大喜曰與吾共事者楊君也于是具奏曰山西
起保德州逶邐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大同
起丫角山逶邐而比東抵陽和鎮口臺宣府起西
陽和逶邐而東比抵永寧四海治爲塞千九百里
皆逼臨胡虜險在外者舊所有外邊也山西老營

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平刑關又轉南
向東為保定府界歷龍泉倒馬紫荆至沿河口又
東北歷順天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為地一千餘里
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新所增內邊也外邊西連
延綏東距薊州勢相犄角屏蔽京師內邊惟紫荆
寧鴈通虜次居庸倒馬餘稱腹裏矣外之不禦內
安可支故論者有唇齒之喻又有門戶堂奥之喻
賊窺堂奥必始門戶唇不危則齒不寒理所易曉
也邇年以来犯寧鴈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

事有可徵也山西舊規守偏老一帶歲撥班軍備禦大同內邊則但存防守隘口之兵以為大同聲援原無擺守例也比因大同失防山西罹害于是山西掣回班軍擺守內邊已失建置本意繼置太原諸處參遊兵將公私轉輸內地騷動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備多此之謂也宜罷徵兵于內省分鎮兵于外藩外備既嚴則內境無患其內關額設兵馬照額存照以復舊制詔從之于是外邊戍守布置愈密所省供費歲計六十萬餘　二十六年夏

俺荅何不孩復遣使欵塞求貢且言中國長城已
成屯戍增廣縱能入寇得不償失彼國卜之大神
羊年不宜犯順俺荅自誓敬信天道乞給䀌具欲
于塞外墾䀌且言北部四酋爲雄小王子吉囊把
都兒俺荅也今小王子庭直遼東吉囊直陜西把
都兒直宣府俺荅直大同許之貢則諸邊俱靖求
不相犯也時塞役未完俺荅因戒令不相犯且曰
但許通貢築垣無傷也
　蓋嘗論俺荅之三欵矣其始也可拒其繼也可

疑其終也可信夫自虜嶺失利之後我軍剉衄虜勢驕肆一旦求通即其應之彼謂中國無人以戰爲諱矣故曰可拒既誅夭酋復購俺答彼固有憤于我而有鴈門太原之逼虜勢方張情僞莫測此時求通即漫然許之則不惟不識其包藏之禍心亦且以兵行成矣故曰可疑乃若陽和之三戰不前两鎮之過工幾就彼復以好求成自誓不擾許之宜也故曰可信令一槩拒之不憐吾備是亦一策也夫